

註二：一般經援都是附帶政治條件，往往使受援國蒙受心理上損失或是在政治政策上牽受其難，因而造成國與國之間之不快或勉強之友情。

註三：尼克森總統曾對國會解釋如何改良此三種雙邊協助方法。其理論見“President Nixon's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1971.

註四：美國大量增加對越南政府經費補助即是爲了促使「越戰越南化」(Vietnamization)，增加美軍撤退人數。

註五：給予南韓軍隊最新式裝備亦爲美軍撤離韓國之前奏。

註六：尼克森並未肯定指明其地位，但一般認爲至少相當於副國務卿，

美匪關係緩和聲中之東南亞局勢

羅石園

北平指使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奪權；華府協助各國政府剿共禦匪。此一形勢，隨着北平對華府一再示惠，報以邀請美國乒乓球球員往訪而大加改變。各國政府的外交路線，固然因此慌亂徬徨，而北平在此一地區的夥伴，亦同樣徘徊歧路。美匪雙方既都互有得失，徒予蘇俄以可乘之機。北平能否明交各國政府暗助共黨叛亂？與各國建交後，又是否可以迫其反美排俄？華府能否對此一地區各盟邦撒手不管？解答了這些問題，即可窺見美匪關係未來的發展。

一 美國防衛東南亞的假想敵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商討和平解決印支問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在日內瓦開幕，七月廿一日，簽訂「越南停戰協定」，結束了法越的戰爭，也使法國撤出了經過半世紀統治的印支三邦。同年九月八日，由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一手促成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在馬尼拉締結。是年十一月，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杜勒斯曾經指出：

「……我相信，如在該地區發生公然的武裝攻擊，最有效的步驟，便是打擊侵略的來源……」（註一）

很顯然，美國已深切了解共產國際祇是利用越共打着驅逐法國殖民者的旗號以遂行其赤化東南亞陰謀，斷不會以平分到越南一半爲滿足，而此一地

亦即相當於援外總署署長 (Administrator, AID)。

註七：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 是爲鼓勵私人企業投資於國際開發工作而設。

註八：Inter-American Soci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ISDI) 英文名雖爲「美洲」，但是特爲拉丁美洲社會開發工作而設。

註九：舉例之，如某受援國要求美國援助建立一所農業技術研究所，所需經費由美國負擔兩年，第三年則完全由受援國自行負擔，並不得減少。

註十：尼克森親兼該會主席。

註十一：總統亦爲國家安全會議主席。

區的新興國家防衛力量，既無法阻禦共產集團的各個擊破，便祇有訂結集體防衛條約，俾各國馳援時師出有名。雖明知英、法對此一地區協防所能貢獻的不會太大，一旦遭遇到共黨的武裝攻擊，唯有靠美國的支援，但白宮與國會都慨然批准了此一條約，可見美國對東南亞的重視，早有獨力協防抵禦共黨集團侵略的決心。

至於杜勒斯所謂侵略的來源究何所指？當時的河內政權新建，面對着戰後的田園寥落，廬舍爲墟，人民正苦于骨肉流離而厭戰的情況下，自非杜勒斯心目中的戰爭來源地。由莫斯科與北平在日內瓦會議後對世界發展檢討所作的相反結論，便不難看出杜氏對東南亞防衛的假想敵正是針對北平。

蘇俄的結論是：由于核武器的發展，使世界戰爭已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與「反動」雙方都受到損害。此次越南停戰協定的締結，

是由它在議場上迫使「帝國主義」者讓步，使越共獲得了在戰場上無法取得的勝利。因此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最後解放。共匪則認為「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在越南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鬥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註二）

由此可見匪俄的「武鬥」與「和平」路線爭執，其焦點在於東南亞地區；其時間雖到一九五九年始出現明爭，但早已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即開始暗鬥，而美國在匪俄暗鬥的同時，亦以共匪為侵略東南亞的假想敵人。一九六一年寮共重燃戰火，這是共匪武鬥路線在東南亞開始實施。美國立即軍援永珍右翼政府，並先後派遣軍事人員六六五人入寮協防（註三）。也正是初步實現其防衛東南亞的諾言。雖然寮國祇是「東南亞公約組織」的保護國，美國仍願為其協防，可見華府在此一地區，是不許共匪再越雷池一步。

一九六二年討論寮局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使永珍成立三派聯合政府，又是蘇俄對此一地區和平過渡路線的示範。共匪認為這是「蘇修」和「美帝」對它的聯合封鎖，即可見這是美俄在此一地區聯合遏阻它輸出戰爭的開端。寮共退出永珍聯合政府重開戰禍，北越與越共武裝進侵越南，北平所喊出的口號雖為「驅美」，其主要的目標還在「排俄」。因為河內在和平建設階段來自莫斯科的援助逐年激增，蘇俄已造成奪得對北越領導權（註四），導致東南亞各國共黨跟從其和平路線，置共匪於其南北兩面箝制中的形勢，以致它不得不迫使河內跟隨其戰爭路線以排除蘇俄。

由於北平從寮、緬可以直接輸出戰爭，且在各國共黨陣營都已由「北平派」奪得實權而堅持武鬥路線（註五），河內如不代理其輸出戰爭，任由北平直接支援寮、高、越共作戰，則北越便在共匪勢力包圍中，故唯有窮兵黷武到底。由蘇俄不惜違反和平路線而軍援河內及其附庸，用以維持其影響力而伺機奪取領導權，可見匪俄在此一地區爭奪的激烈超過匪美。這是多年來東南亞在美、匪、俄三角鬥爭的大勢。

二 北平的乒乓外交在「排俄」

美國出兵越南協防，顯然忽略了杜勒斯的對東南亞防禦戰略：採取最有

美匪關係緩和聲中之東南亞局勢

效的步驟，打擊侵略的來源。雖然根據曾任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的泰勒主張，「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對北越實行轟炸，但戰爭的來源，乃由北平經過河內而入寮越，且轟炸亦並非最有效的步驟；可見美軍在越南戰場愈陷愈深的原因，實由於沒有針對侵略的來源而予以最有效的打擊。尼克森入主白宮後，深悉東南亞侵略的來源並非河內乃是北平，但他所採取的，不是給予有效的打擊，而是一再示惠以謀求停戰和平。

誠然尼克森有其不能對東南亞侵略來源予以有效打擊的苦衷。由於近年來國內一片「反越戰」聲浪，迫使華府在東南亞的協防部隊撤退尚唯恐不速；安敢再談向大陸進軍？一般急于擺脫越戰的美國人，在姑息份子的蠱惑下已形成了一種奇妙的越局和平論點，認為越局不能和平，乃由於北平的幕後阻撓，美匪的尖銳對立，又為北平阻撓和平的原因，要緩和雙方關係，得先由美方主動示惠。

東南亞國家當政者，大都瞭解共匪對此一地區輸出戰爭，其目標不僅在「驅美」，主要的還在使各國共黨堅持它的武鬥路線以「排俄」，所以斷不能接受美方的示惠。華府的自作多情，亦不過安撫美國國內的反越戰份子而已。何況尼克森就任總統後，曾親訪此一地區主要盟邦，一再聲稱越南撤軍，並不表示華府放棄對盟邦協防的條約義務（註六）。北平既無放棄支援各國共黨武鬥路線的可能；華府又無放棄協防的意願，雙方關係自無從緩和，所以東南亞各國並不因華府對匪示惠而認真感到美國不可信賴。

至共匪邀請美國乒乓球員訪問大陸，顯示北平對華府的不斷示惠已有反應，在美國人的受寵若驚情況下，東南亞各國當政者大都慌亂徬徨。而共匪適於此時對此一地區各國露出微笑的面目，邀請各國商人及記者參加廣州商展，本以為祇談貿易不涉及政治問題的商團，居然獲得周恩來的垂青分別接見，以致他們都成為北平向各國展開微笑外交攻勢的先鋒。馬來西亞便首先吞下貿易的鈞餌，形成了一股親匪的熱潮。

三 爭取馬來西亞

在美國緩和對匪關係聲中應邀參加共匪交易會的，東南亞國家除馬來西亞而外尚有菲律賓。但菲商代表團的份量既遠不如大馬，而共匪的接待，亦

對大馬商團倍加禮遇，在廣州既被安排住在第一流的旅店，招待觀劇時，又被引入第一排座位，其餘的外賓都坐在他們的後座；（註七）到商展閉幕後再赴北平，周恩來與李先念又聯袂接見大馬貿易代表團全體團員，接着更單獨與該團團長副團長舉行秘密的所謂「友好談話」。（註八）

大馬貿易代表團長，為馬來商聯會會長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在組團訪問大陸前，曾一再與總理拉薩克及副總理伊斯邁商洽，由該團雖再三聲稱純係民間組織，與政府絲毫無關係，但其名單却由政府宣佈，即可想見他們是負有政治談判任務的。過香港時曾鄭重表明此行祇談貿易，不及其他，這是唯恐北平方面不和他們談論貿易以外的問題，到受到周恩來的接見與秘密返回吉隆坡，把涉及政治等種種的談判都已大致透露。而最得意的，是北平已慨允購買大馬的存膠，並將派遣代表團赴馬談判（註九）。此項消息頓使吉隆坡上下都欣喜若狂。

五月十八日，貿易團返抵吉隆坡，共匪所派遣的四名談判匪馬貿易的代表，即於二十日接踵而來。馬政府亦以空前的迅速步調指定代表展開談判。據稱共匪的代表中，除談貿易的人員而外，另有談判文化交流者，由北平派遣的羽毛球隊、乒乓球隊、歌舞團等赴馬訪問，也將隨貿易談判而同時商定。（註十）其談判的結果，至六月十八日，已由大馬財長陳修信宣佈：匪馬已締結大馬現有及未來存膠售于北平的協定。所有關於此項交易的技術事宜均經商妥，並稱大馬「穩定膠價委員會」與北平當局對今後交易，亦已有所安排。（註十一）

樹膠是大馬的生命線，不僅富戶多是膠園主人，仰賴膠膠生活的勞工亦遍及全國，且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自人造膠問世，樹膠市場及價格大受打擊，每遇世界市場滯銷及價格低落，大馬經濟立即呈現不景，而失業問題亦頗形嚴重。馬膠近年來的年產量約為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噸，一向的大主顧為蘇俄年銷約二十萬噸，美、英、匪各十萬噸。自共匪為籠絡施亞努大量購買東膠後，馬膠輸入大陸的數量迅即減少，迫使馬政府不得不收購囤積以維持膠價與膠業。而美國每年所購的馬膠，由于比人造膠成本偏高，不受業者所歡迎，故祇能囤積待售；所以每逢膠價上漲，美方拋售，立即形成供過于求使價格下跌，大馬經濟又起恐慌。（註十二）

當去年東膠關係惡化，東膠停止輸入大陸時，馬來西亞便企圖以馬膠取

代。親匪的反對黨人已經提出開放匪馬貿易的主張，所有直接間接與膠業有關的人無不羣起響應。拉薩克上台後，一連串的親匪姿態言論，乃由國內此種壓力所形成。其實他何嘗不瞭解共匪一直在指使馬共叛亂，「五三」種族衝突，拉曼且已明白指出乃出于共匪的挑撥，一旦與大陸直接貿易，祇有更便利共匪實現其顛覆的陰謀。所以當大馬貿易代表團訪問大陸前後，他一則說：「大馬不能容許大陸太多的貨品輸入，以免影響正在發展中的大馬工業」，再則說：「大馬無意于此時與北平討論政治問題，貿易與政治實屬兩事」。（註十三）即不難窺見其內心的戒慎恐懼。

四 以貿易為對馬的套索

拉薩克于去年接任大馬總理後，由于其親率代表團參加不結盟國家高層會議，訪問東歐國家，且一再發表親匪言論，以致一般都認為他是昧于共匪南侵策略而企圖引狼入室。其實不然，從去年九月十七日，他對南斯拉夫外交雜誌記者稱：「印支局勢，乃由北平輸出戰爭，及企圖對鄰邦擴展其勢力所造成，大馬亦深受其痛。它不僅在北平卵翼有馬來亞傀儡政權，且每日散播顛覆馬政府的宣傳，煽動馬人左傾份子參加馬共為其顛覆工具」，（註十四）即可想見他對共匪赤化大馬陰謀洞若觀火。

然而他又何以一再聲稱願與共匪修好？如果將他的親匪言論詳加分析，即可發現他與共匪修好，是附有先決條件的：

（一）保證印支以至東南亞國家和平中立——不再輸出戰爭；

（二）放棄對大馬仇視，實行「和平共存」，不干涉內政。（註十五）

前者是要求共匪放棄其堅持的武鬥路線，後者在使北平放棄其一手卵翼的馬共武裝奪權。本來共匪在此一地區各國是探明交各國政府，暗助共黨叛亂的雙重外交策略，但自緬、印（尼）揭露其支持各國共黨奪權的底牌後，此項慣技既難以在鄰邦重施，而各國共黨一經放下武裝，其領導權又難免被蘇俄所攫奪，所以這也是北平所不能接受的。若非拉薩克不了解北平對他所提的條件都礙難接受，便是藉此緩和反對黨對政府所造成的壓力；但也可以藉此爭取北平為馬膠的主顧。

從貿易的立場看：馬膠固然需要大陸市場，共匪在東膠斷絕供應後既急

須有所填補，而大陸貨品在馬來西亞市場上的銷售量迅速下降，更須以增購馬膠而擴張銷場。一九六九年，大馬對匪區輸出的總值為一億七千五百萬元，一九七〇年度，降至一億六千三百萬元，減少一千二百萬元。從匪區輸入大馬貨物的總值：由一九六九年度的一億三千七百萬元，降至一九七〇年度的六千六百萬元，已減少了一半（註十六）。這是拉薩克認為撤開政治在商言商，共匪亦有購買馬膠需要的原因。據傳去年十一月間，共匪主張在吉隆坡與北平互設匪馬貿易公署，馬方斷然拒絕（註十七），可見拉薩克並不擬以貿易為建交鋪路，其與匪改善關係言論，對內的作用比對外的居多。

至共匪邀美乒乓球員訪問大陸，美國若干人既以匪美關係已經解凍而自我陶醉，馬來西亞親匪的反對黨人與商家，更認為這是北平可以接受拉薩克與美俄共同保證東南亞和平中立的前奏，對政府開放馬匪直接貿易的壓力迅速增強。北平邀請馬商參觀商展的函件適于此時到達，馬政府自然無法使他們拒絕邀請。不過當時他們斷沒有預料到共匪竟會由周恩來出面和大馬貿易團談判政治。所以海峽時報的社論指出馬商代表團祇能與共匪貿易人員接觸，根本不可能與其要員見面，縱有政治任務亦無法達成。可見到達匪區後所獲得的青睞，乃出于馬方意外，也是北平早就安排好了的套索。

五 匪馬貿易談判未及政治

共匪對馬方商團的邀請書是個別發出的，在被邀的十五人中，除南成樹膠公司東主李引桐，與馬華商聯副會長兼上議員李潤天為華人而外，其餘都是馬人居多，包括樹膠交易所副主席兼上議院副議長阿布都拉，及大馬各族商聯會主席兼上議員烏拜都拉（註十八）。可見這批成員都是經過它一再選擇確認可供利用的，且為了祛除馬方對它挑撥種族衝突的顧慮，故以馬人為主體，更顯示它對馬商代表團的邀請是經過了週詳的計劃。再從馬代表團返抵吉隆坡後的第三天共匪談判貿易的代表團即追蹤而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公佈已經談妥貿易數額及技術，而共匪所派的運膠船隻亦將接着到達，若非早有安排，那能有此驚人的迅速步調？

由于馬政府對其商團訪問大陸並無政治談判的準備，雖期望開拓大陸樹膠市場，亦斷未預料到一拍即合，因此我們認為共匪代表團在吉隆坡的談判

，亦未涉及政治問題，商談文化交流或有可能，否則馬政府不可能與它採取同一的迅速步調。因為北平的計劃，認為樹膠貿易談妥，馬方便已進入了它的套索。試想美國所購囤的生膠一經拋售，市場立即發生供過于求促使價格下瀉的現象，大馬經濟便起恐慌。讓北平擁有馬膠大量存儲，等于掌握了大馬的經濟命脈，吉隆坡又安敢不對它處處遷就？所以不必在談判貿易的同時涉及政治。

北平對拉薩克上台後親匪言行的投桃報李，並不自邀請大馬商團訪問大陸始。自本年初大馬遭受水災，北平即以廿萬美元的救濟品致贈，接着又由香港左派影人，組成「銀星藝術團」赴馬表演，以演出的收入救濟災民，處處都在贏得馬方的好感。如果大家不否認這是為了開放匪馬直接貿易鋪路，便可以了解直接貿易又是控制大馬的套索。因為共匪自失去印尼的立足點以後，早就對大馬垂涎。如果它控制了大馬，印尼和菲律賓賓既都在它肘腋的挾擊之下；而中南半島各國更受它南北箝制成為三文治所夾的肉片。

共匪深悉樹膠是大馬的經濟命脈，正苦于人造成膠奪去了太多的天然膠市場，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底，由其駐港貿易機構負責人，透過大馬某國會議員向拉曼要求：如尤其在吉隆坡設立偽「中國銀行」，馬膠可由其全部收購（註十九）。但拉曼置之不理。蘇俄適于此時對大馬由貿易的擴展，進而建立了俄馬的外交關係。三年以來，俄馬的貿易人員往來頻繁，東歐附庸的貿易代表與商品亦不斷湧入吉隆坡，蘇俄在馬所舉行的商展會，更吸引了廣大的馬來觀衆。一九七〇年大陸輸馬貨品數字的大量減少，便是由于蘇俄及東歐各國貨物大量輸入所形成。

更使北平憂懼的，是蘇俄在吉隆坡的大使館已以躍進的方式加以擴大。西方外交官們相信：此顯示將成為蘇俄在整個東南亞活動的指揮部。為蘇俄援助大馬改組海軍，擴展空軍，並提供大砲、坦克車和其他現代化武器，雙方官員正在吉隆坡秘密談判中（註廿）。面對着大馬將被莫斯科的勢力所籠罩的情勢下，共匪認為此不僅截斷了它南進的出路；而任由蘇俄海空經濟勢力由此一基地伸展到整個東南亞，則它竊據下的大陸便在蘇俄南北箝制中。所以共匪向大馬的貿易攻勢，主要任務在排俄。

六 星、印(尼)、菲的反應

不過北平與大馬關係的改善，已使鄰邦感到威脅而不得不各自謀求對策。最敏感的，是與大馬緊鄰安危與共的星加坡。以往匪馬貿易都是由星加坡轉口，這也是使星政府一直讓匪偽「中國銀行」在星設立的原因之一，自然不願見匪馬直接貿易實現而蒙受轉口利益的損失。加上星馬共黨是一體的，在北平設立的偽馬政權，更是星馬不分，讓共匪勢力進入大馬既有助於馬共擴大叛亂，星加坡的擔憂，自不僅是唇亡齒寒而已。

李光耀既無法勸阻拉薩克的親匪行動，便祇有自清陣營，大力整肅共匪的潛伏勢力。「東方太陽報」既因接受共匪的財政支援而關閉，「南洋商報」亦因美化共匪，渲染美匪兵兵外交而被政府拘捕了四位高級職員，「前鋒日報」同時被迫停刊。從星加坡政府所揭露的共匪滲透及支助各報的內幕，可謂極盡隱蔽的能事，星政府能以抽蕉剝筍的方法而獲悉其底蘊，並不惜開罪報業集團，亦可見其防阻共匪滲透的努力與決心。從李光耀對紐約時報記者所稱：「星加坡無須像本地區某些國家對共匪披肝瀝膽」，且指北平因無第七艦隊，不能直接將軍力伸入東南亞（註廿一），顯示他主張對共匪的防禦，認為應注重于它在經濟文化掩護下的政治滲透，對鄰邦的親匪，感到十分憂慮。

不過星加坡排除共匪勢力並不表示靠近西方，乃是以俄制匪。本年五月一日，蘇俄航運代表團抵達星洲，其中兩名為克宮航運官員，據稱此行的任務，在先與航運界人士及運輸商建立友好的聯絡關係，並透露去年訪問星洲的蘇俄船隻共達五百十二艘，預料今年可能增加百分之十（註廿二），此已顯示星洲將成為蘇俄歐亞航運的銜接點。李光耀且毫不諱言：讓蘇俄艦隊在東南亞地區活動，可以平衡共匪與日本在此一地區的勢力（註廿三）。所以星洲不僅是蘇俄貨運船隻立足點，更將成為它在此一地區的海軍基地。

大馬的另一鄰邦——菲律賓的態度如何？雖然菲商也接受了邀請赴廣州參加商展，周恩來在接見他們時，更表示熱烈期待與菲建交，但馬可仕既表示菲律賓法有明文規定不許與無邦交國家貿易，外交部更針對熱中與匪貿易的商人宣示：「訪大陸未經特許的，以後休想出國」。很顯然：菲律賓鑒于受北平支援的非共武裝勢力日益膨脹，與大陸貿易無異飲鳩止渴，何況正在與蘇俄進行貿易談判，更不能顧此失彼，權衡輕重得失，唯有捨匪就俄。

在蘇卡諾執政時代作為共匪赤化大馬助手的印尼，自經「九卅」改變的痛

苦後，拒共匪于門外的外交政策一直堅定不移。不料此次共匪竟假大馬訪匪商團團員的口舌，為其傳達給予印尼外長馬力克的訊息（註廿四），其用意可能是表示印尼如不就範，將以當年以印制馬的手段反過來以馬制印。但馬氏對共匪的兵兵外交看法是：一在企圖混入聯合國，一在改變受蘇俄孤立的形勢，並未具有與美國改善關係的誠意（註廿五）。所以印尼一面加強與我國的貿易關係，一面由日本訓練其武裝部隊（註廿六），仍然不為北平的笑臉攻勢所動。

七 泰國的五月外交爭論浪潮

馬匪關係改變，泰國所受的威脅最為嚴重。泰國鄰接高寮的東北地區既為武裝泰共的老巢，與寮緬接壤的泰北又有共匪直接支援的苗共武裝叛亂，泰馬邊區回教分離份子已與馬共合流，泰共也在南部乘機崛起。這些內部的共黨武裝叛亂，由于北鄰的高寮都已成為各國共黨的戰場，與西北相鄰的緬甸，又對共匪開門揖盜而貽禍泰邊，無異為共匪侵泰假道。唯有大馬與泰國聯防剿匪，算是唯一的對泰國防禦可助一臂之力的鄰邦。雖然大馬與共匪祇開放了直接貿易，且聲明並不改變剿共政策；但共匪的貿易就是政治，何況泰南四府的回教分離運動乃與馬方野心份子有關，一經共匪挑撥，則甚易引起泰馬關係惡化，泰南共黨叛亂的情勢將不堪設想。

美國在中南半島撤軍，除越南而外，遭影響最大的便是泰國。不僅在防衛上感到空虛，在經濟方面的損失如何填補？失業員工如何安置？都已成了政府難以解決的問題。使二十多年來雖與蘇俄保有外交關係，但始終保持着敬而遠之態度的曼谷政府，竟不得不與莫斯科簽訂貿易與航空協定。本年五月下旬，泰國經濟部長率領卅六人的代表團赴俄，在莫斯科舉行泰俄經濟會議，駐莫斯科的亞洲外交界人士，均相信此項會議將包括政治問題的商談（註廿七）。這顯示蘇俄將協助泰國防禦共匪，以填補美軍撤退的空隙。但在此同時，外長他納首先在倫敦發表願與共匪改善關係的談話，回國後，更具體的指出：

（一）泰國尋求與北平改善關係，並不等于謀求建交，也並非背棄長久夥伴的美國，泰美條約，在印支戰爭未結束前總是有效的；

(二)泰國的外交政策，仍以道義為主——對中華民國的關係不變；

(三)泰國在明年二月撤回援越軍後，應有自己的外交作法；

(四)與匪交道，從貿易開始，建交則必須北平保證泰國主權和獨立。(註廿六)

他納的對匪改善關係主張，在國內所引起的，首先是輿論界的指摘，反對黨又羣起而攻，泰國軍方更爲不滿，指摘他的言論打擊刺共軍警的士氣。國會佔全多數議席的反對黨魁社尼巴莫親王，且指出泰國親美外交政策，是根據他納外長的主張所制訂的，如果要改變爲親匪外交，外長應先引咎辭職；何況泰國有反共法案，主張親匪，更是違法。泰國的五月親匪外交浪潮始告平息。(註廿九)

不過泰國反對與共匪打交道的人，並不等于認爲美國可以信賴。由泰國反對親匪外交最力的名報人克立親王對朱大學生指出：泰國須開擴對東歐國家的關係，斷不能與北平集團國家往來(註卅)，可見正是主張走以俄制匪路線。

八 結論

我們再看看正與共匪夥伴從事生死搏鬥的越南和高棉。在西貢，已使一向堅持武裝反共的阮高奇副總統，突然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主張與北越和越共從事和談結束戰爭；而高棉元首鄭興，也發表樂于與共黨和談的言論。(註卅一)如果大家不否認這些言論影響民心士氣，且將使尼克森的「越戰越化」政策因此落空，這便是美國緩和對匪關係所得到的後果。

再看共匪在此一地區的夥伴：寮共和緬共武裝都紛紛起義向政府歸降，這其間，是由于他們警覺到共匪向美國軟化，勢必放棄支持他們的「武鬥」路線，不如即早自動棄暗投明？還是蘇俄對他們所使用的影響所使然？從北越及越寮共斷然改變雨季停止戰鬥的慣例，不惜冒着大雨泥濘而展開廣泛的攻勢，即可見北平縱使願意與華府緩和關係，便將失去對此一地區共黨的領導權，而它本身也就在蘇俄的勢力包圍中。

因此，美匪緩和關係的姿態，從東南亞看：雙方都未見其利，先受其害。而馬來西亞雖與共匪建立了直接貿易關係，但在四圍鄰邦都反對其親匪路

線，加上馬共又加強攻勢的情勢下，可能使北平的套索亦難以如意逐步勒緊。如果這是出于蘇俄從中運用，則此一地區已在美匪緩和關係聲中，促使莫斯科的「集體安全組織」逐步實現。

註：(一) Ibid P. 936.

註：(二)(三)請參閱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註：(四)見霍尼博士所著「北越內幕」一書。

註：(五)見「德欽丹吞末日」一書。

註：(六)見尼克森關島談話。

註：(七)(九)(十)見本年六月三日中國時報所載齊簡「馬來西亞觀顯」一文。

註：(八)本年五月十六日泛亞社東京電根據北平廣播。

註：(十一)據泛亞社六月十九日吉隆坡電。

註：(十二)(十四)(十五)(十七)請參閱本刊十卷二期拙著「馬來西亞新政府

外交動向」一文。

註：(十三)見本年五月廿四日華僑日報「世界展望」。

註：(十六)根據本年四月三日「南洋商報」以「大馬與中共的雙邊貿易展望

」爲題的社論。

註：(十八)見本年五月四日星島日報所載泛亞社吉隆坡三日電。

註：(十九)見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一日「日本世界週報」見憲太郎所著「購買

橡膠以圖接近」一文。

註：(廿)據本年四月九日中國時報譯載美國新聞週刊以「蘇俄已進入東南亞

」爲題一文。

註：(廿一)見泛亞社星加坡本年六月四日電。

註：(廿二)見五月二日星島日報刊載泛亞社星加坡一日電。

註：(廿三)見本年三月卅日華僑日報刊載透社星加坡廿九日電。

註：(廿四)五月廿六日南洋商報刊載耶加達廿五日美聯社電。

註：(廿五)中央社耶加達五月五日電。

註：(廿六)據五月廿二日泛亞社東京電。

註：(廿七)五月廿四日星島日報刊載法新社莫斯科廿三日電。

註：(廿八)(廿九)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所載齊簡「泰國探微」通訊。

註：(卅)(卅一)見六月十七日曼谷「世界日報」。